



## 穿裙子的男人

关于跨性别恐惧症的一些煽动性思考（由 LLM 翻译）

Claire-Bella Einsamhund, Wulfinna

Claire-Bella Einsamhund, Wulfinna  
穿裙子的男人  
关于跨性别恐惧症的一些煽动性思考（由 LLM 翻译）  
17 Jan 2024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mxn-in-a-dress-some-agitational-thoughts-on-transphobia>

**Notes:** Additional source

<[ignitedindark.wordpress.com/2024/01/17/mn-in-a-dress](https://ignitedindark.wordpress.com/2024/01/17/mn-in-a-dress)>

**Source:** Retrieved on 2024-01-18 from  
<[wvlfinna.surge.sh/prose/dress.html](http://wvlfinna.surge.sh/prose/dress.html)>

**nightfall.buzz**



17 Jan 2024

# 目录

前言	4
胜利和长寿属于所有性别不符合传统的人！致奋斗中的 性别不符合传统的个人	7
一些关于跨性别恐惧症的煽动性思考	9

**令人不适的内容警告：以下内容包含对极端跨性别恐惧症的详细分析和回应**

# 前言

人定罪的现象也将继续存在。但是，出柜的故事、重新发现生活和其乐趣的故事、关于跨性别女性自卫训练的更新也将继续存在。

对于跨性别人的尊严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以理性、以简洁的回应，利用我们的生活现实，来对抗荒谬的、愤怒的、可能是嫉妒的指控——然后采取必要的身体反应。让我们不要忽视向所有关于跨性别医疗保健禁令的栅栏上的人强调这一点，这是一个策略，旨在将跨性别存在定为非法，并宣布对所有性别变异的永久战争。在我们写作的速度下，我们将会武装自己，并为实现自己的真实自由和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而战斗。

我们需要勇气。我们需要冷静、沉着和有效的态度。我们需要亲和团体和技能分享。我们需要高度安全、高度积极和高度弹性的个人网络，我们需要一种永久的不安的精神。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跨性别的快乐。我们需要艺术作品来庆祝我们与悲惨的正常的偏差。我们需要直言不讳的书面作品。我们需要文学作品来指导人们度过他们的挣扎，并找到他们需要的光明。我们需要真正支持他们的合作者的团体和社区。我们需要爱、善良和创造力来蓬勃发展。这每天都在增长。

我不是因为我是跨性别人而特殊。你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崇拜简单真理的可恨的失败者而特殊，你没有感受到和经历过任何这一切的意义。

成长起来。跟上它。为了你自己的缘故。

你使我们成为敌人。你撤销你的废话。或者我们撤销你。

顺性别社会的灭亡。

没有版权；自由复制

解放巴勒斯坦；世界范围的起义

我不相信至少有一半的顺性别人会自愿理解所谓的“性别”和“性别认同”之间的基本区别。大多数人盲目崇拜一些似是而非的“真理”。如果不是因为说出来太过于多余，我会在这里强调这一点。但我不是你的教授，也不是你的父母。你必须真正关心理解事物，才能不被认为是浪费口气，才能不成为我的敌人。我的观点是，有太多的对话、科学研究和历史可以参考，但只有少数顺性别人真正吸收了这些信息并改变了他们的观点。太可悲了。你没有让反跨性别的政客们的生活变成真正的地狱，因此你失败了。你没有弘扬跨性别孩子、跨性别成年人的故事，没有揭露性别焦虑的恐怖和根源，因此你失败了。你没有破坏仇恨教堂和仇恨传教士的家园，因此你失败了。你没有偷窃激素和昂贵的东西并送给跨性别人，因此你失败了。你没有为了我们而破坏正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你失败了。

我不希望这篇文章仅仅是对顺性别人的说教，因为我爱那些抛弃了性别愚蠢的顺性别人，他们不仅仅是假装尊重我们，而是真正考虑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真正尊重我。这些顺性别人将会站在我身边，共同对抗性别噩梦，并且会与我一起享受破坏的快感。其他人，你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为了澄清，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确信那些仇恨阅读的人一定很心碎）。然而，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她在她公寓楼附近遇到一个愤怒的，可能喝醉的，四十到五十岁的男人，他喊出了那句标题，她就使用了胡椒喷雾，当他开始靠近时。幸运的是，她成功逃脱了。（我已经通过私信获得了许可来提及这件事。）

她是……轻描淡写地说……非常幸运。我认为写这篇文章是明智的，供任何寻求原始观点的跨性别/酷儿杂志参考。我写这篇文章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被触发的雪花，而是因为我厌倦了人们的愚蠢和胡说八道，以及他们不能和睦相处。我厌倦了那些说他们不想被强迫接受的人，却强迫那些他们认为不可容忍的人接受他们的观点。

这只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顺性别人使它变得困难。我们实际上使它变得非常简单：一个新名字，一套新的代词——就这样。你只需要他妈的接受这些，就可以成为一个对跨性别人来说值得交往的人。也许还需要从你的词汇表中删除某些原本用于表示对不同性别的亲昵的词语，以适应跨性别人。这几乎总是被视为一件可怕

的，不可能的，令人憎恶的任务，对于那些没有被要求成为他们不是的人的家庭和朋友来说。

这篇文章将会强烈的刺激到一些人，我恳求读者不要因为阅读而使自己感到痛苦。我认为这是一部激情的作品，旨在通过基本的人性分析来肯定我们自己；除了令人不愉快的内容外，我还确保了提供鼓励。对于那些理解我们都是我们感觉自己是谁的人，我表示认可。我写这篇文章是将我的观察和直接陈述结合起来，针对那些可能正在阅读并怀有对我这样的真诚仇恨和厌恶的人。当我开始某些陈述，如“你不知道我的医疗情况”，请知道——如果你不是一个充满仇恨的混蛋——我只是为了澄清而对那个混蛋说话。

我知道这很难。尤其是现在。我们都感到疯狂、仇恨、故意不信任我们所说的一切、无视理性的重压。我需要让跨性别读者知道，我将在我有生之年每天为我们而战，这篇文章是我们推翻性别本身的催化剂。

人爱，你不配被任何人承认。我知道一些顺性别女性对我的存在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作为一个女性”感到被冒犯，但你同样可以去他妈的。真正的女性知道生活和经历每条二元路径的程度。我唾弃顺性别女性身份，我唾弃所有要求专门阴道的女性身份。它们是对女性精神的失败；它们是对女性本质的谎言。它们是男性对“女性”的幻想。

我崇拜成为一个自我创造的生物女性。“生物”，就像那个可怜的区别一样愚蠢和欺骗，因为我的血液测试表明我有远远超过孕妇的雌激素。我喜欢我介入我的激素——在二十一岁时决定尝试成为一个“男人”是他妈的令人筋疲力尽——并使自己成为我一直觉得我是的漂亮的小精灵，塑造我的身体以适应我和我的爱人的喜好。

我真正理解有两派人恨性别变异。一派是真诚的性别二元执行派，另一派是愤怒的迷恋派，包括嫉妒的暴力。性别有效性只在那些有信息、有同理心或至少是漠不关心的人中起作用。这是一个悲伤的陈述，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在哪里可以用正确的词语序列说服某人看到性别的活生生的现实，地方上的个人就有机会与跨性别人建立健康的关系。人们很糟糕，但他们也会让你感到惊讶。

在北美的所谓美国，哪里适用，在某些州，每个愿意和准备好的跨性别人都应该精通携带、处理和拥有枪支。毫无疑问，没有任何问题。刀子可以是枪支不可行时的替代品。如果一群酷儿/跨性别朋友可以容忍至少一个朋友携带武器，那至少会增加他们在所经过的环境中生存的机会。我们必须开始感谢携带武器的酷儿个人，并尊重他们的决定作为继续生活的选择，尽一切手段。

我的女性气质是一种武器，不是一种邀请。你对我喊叫，你说一些废话，我会向你展示我的枪支。然后，你会像一个小男孩一样闭上嘴巴，假装你从未见过我。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简单地拒绝被愚蠢的人的仇恨言论所击倒，并在正当或可逃避的情况下采取自卫行动，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在实质性的书面途径中与跨性别恐惧症作斗争？因为人们将会学会尊重我们和我们的斗争。人们将会开始为我们站起来。每天都有更多的人这样做。我听到关于跨性别孩子的父母和家人的故事，他们通过真正倾听孩子的经历，完全改变了他们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跨性别的暴力、立法、仅仅因为在公共场合存在而将跨性别

你对某人大喊大叫，说他们是“穿着裙子的男人”，只是宣布了你的一些需要来表达你的仇恨，因为承认你的深深的迷恋太过明显。

首先，无论一个人如何理解性别/性/人格/自我，我都不是一个阳刚之人。我从来都不是。现在，我不一定“通过”完美的“完美女性”的意义——它不存在——然而，当人们看我一眼时，他们想到的最后一件事是“那是一个男人”。我一直至少是中性的，只是碰巧不得不过着“做一个男孩”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失败了——在私下里有意识地这样做。我的个人内容、我的存在于一个房间或，正如孩子们所说的，阈限空间中，有一个关于性别现实的口吃。当然，所谓的“正常人”通常会得出两个结论——不总是在我的有利方面，但我经常感到惊讶——然而，总是必须在他们重现的顺性别系统中有那个特定的口吃。

你拥有一个阴茎，但你有我认为是女性身体的形状，这让我自己的阴茎感到非常困惑，因为这种困惑，我必须得出结论，你不完全符合我的女性标准。”这不是对我符合女性标准的事实的有效驳斥。你的对我腰部以下几英寸处的痴迷不是我的问题。这是你和治疗师需要解决的问题。你困惑的这一事实代表了对我的女性身份的潜在认识，但几乎是道德上的抽搐，甚至不像对待我一样对待我。可悲的。脆弱的。

你怎么知道关于我的这些事情？我的肩膀？大他妈的谁在乎——我住在所谓的美国南部。你知道有多少顺性别女性进入的地方，肩膀比我的大，乳房比我的小？滚开。

第二，你不知道我的医疗情况。你不知道我一直有乳房。你不知道我的生殖器是否可以被明确地归类为女性或男性或“畸形”。你不知道任何生理细节可以告诉我任何事情——更不用说对我的女性气质的糟糕的价值判断。

第三，如果你真正记住了你对女性身份的欺骗性的认识，你就不会对你的任何感觉感到困惑。我内衣中的配置并没有改变我非常适合的女性气质。那是由我长期以来确保自己的表达的倾向决定的。这种现象在性方面让你感到惊讶，你必须用暴力来保护你的所谓的顺性别男性异性恋。去寻求帮助。

第四，我实际上并不关心成为一个“有效的女性”对那些太愚蠢而不能接受现实的复杂性的人来说。如果你认真地抱怨和哭泣——在认识我五分钟后告诉我我不是我说我是谁——你不配被任何

## 胜利和长寿属于所有性别不符合传统的人！致奋斗中的性别不符合传统的个人

这是跨性别生命热线的电话号码: +1-877-565-8860 (translife-line.org), 它将连接你与一个正在投入时间帮助社区成员摆脱困境的人。如果事情不顺利, 请不要害怕伸出手, 只是要注意你分享的信息和意图。

货币化生命本身; 惩罚未婚的性行为并进一步消除跨性别人的医疗保健。我们需要关注我们自己和地球的健康和力量, 然后才能考虑生育更多的孩子。在孩子将在你拒绝停止的地狱中长大时, “想要一个孩子”是自私的。当你认为你可以继续过你的愚蠢的中产阶级生活, 并继续用你的消费和生产力搞砸一切时, 忽视这种紧迫性是愚蠢的。你们都去地狱吧。

蠢货的名单还包括那些不能将跨性别人视为任何比固有的下流的东西更好的东西的人。它将跨性别存在与特定的恋物癖混为一谈, 这是一个可怕和非常错误的比较, 当有人真正听一个跨性别人的故事和观点时, 它就会分崩离析。我们中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是无性的, 并且我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儿童时期遭受过虐待, 这使得我们的大多数人坚决反对对我们的社区的每一种掠夺性指控。任何真正与跨性别人交谈过的人都知道, 我们是为了成为我们的性别, 而不是为了诱惑或转换。那指控更多的是关于你而不是我们。

我确实喜欢当一个所谓的“男人”被我的明显的跨性别存在所困扰(或也许以一种他害怕的方式感到安慰)时, 因为它表明我们所有人都有能力表达任何我们认为是“性别化”的自我, 并且我们动荡的、衰落的时代的社会禁忌正在变得如此沮丧, 以至于它们很快就会崩溃, 变得不可持续。你永远不会说服我, 当它不是只是对陌生事物的仇恨时, 它不是个人不快。只是他妈的做你自己! 不要压抑事情, 因为那样你就会产生如此多的压力和沮丧, 以至于你会做出愚蠢的事情, 比如对试图在自己的皮肤中感到舒适的随机人大喊大叫。然后你最终只会让自己感到尴尬。

当有人告诉我, 我决定的女性身份只不过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生物配置, 披着另一个复杂的文化装置织成的“做一个女孩”的外衣时, 真的会让我感到困扰吗? 有人对我的性格表达这种意见会使其基础崩溃吗?

不, 他妈的不会! 尽管跨性别恐惧症患者真的, 真的想伤害我的感情, 通过重复我每天听到的废话, 但我仍然回到爱我的女孩身边, 过着我自己的生活, 享受我现在的身份。信不信由你, 当你叫我不是我的名字时, 我仍然可以享受我的生活, 不受干扰。我仍然每周注射我的激素, 我仍然穿着我的漂亮裙子和其他衣服, 我仍然从事我的热情, 没有任何顾虑地迎合任何不让我满意的性别惯例。



这个概念变得过时。“我是我，因为我说我是。我说这因为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很多冲突，并且在一段时间后，我得出了一个关于什么最能描述我的本性的结论，这只有我才能真正知道。”让这成为唯一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可以是什么。让它摧毁那些试图将头衔、名字、代词、角色和种姓强加于他人的人的努力。我们希望我们的存在成为对简单的性格分类系统进行重新考虑的见证。这不应该仅仅是跨性别人的生活来唤起这种重新考虑——所有的生命都应该唤起对一般事物的重新考虑。

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被重新考虑，以确定它们是否为生活存在的幸福和满足服务。我发现这个世界有一个巨大的、令人失望的缺陷。一个需要现在纠正的缺陷。

我们知道，对跨性别存在的敌对反应是由一些人自己的不安全感、混乱和对性别可能性感到的恐惧引起的，而不是任何一种深层次的本能反应，旨在“保护儿童”，这是成年人中普遍的信念，他们崇拜中学生物学并推动世界各地的仇恨立法。这些反应抛开了所有的人性内容，所有对陌生人应有的基本同情心，所有尊重同胞的共同标准，是殖民者殖民热情的一部分，占据了白人父权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中正常性的位置：成为“正常人”，不被视为任何一种“怪异”，只是一个正常的阴茎或阴道拥有者，遵守社会要求的性别角色，去工作，通常不被视为任何一种显著。这是驱动我们日常跨性别恐惧症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对更极端的侵略和身体暴力的刺激管道。它需要在自己的层面上被打击，就像法西斯组织反对同性恋权利和表达一样。

顺性别人，他们有孩子，是一种特别的愚蠢和权利。他们会在餐厅或其他公共场合与他们的愚蠢的孩子一起走过一个跨性别人，有时会对跨性别人说些什么或给他们一个仇恨的眼神，因为他们敢于在公共场合展示他们的恶心的变性自我，孩子可能会看到。“我该怎么向我的孩子解释你是什么？”

顺性别父母绝对喜欢将他们的孩子插入任何可以提高他们在婴儿文化中的社会资本的情况。对生育和能够繁殖物种的感性恋物化是资本主义项目的一部分，目的是拥有无限的身体来做机器尚未被布置的工作。原始的繁殖本能是保持部落生存的残余功能，它被篡夺来繁殖经济。每个在 2024 年考虑生育的个人都被这种机制控制。每一次摧毁孕妇身体自主权来终止妊娠的努力都是为了圈套和

## 一些关于跨性别恐惧症的煽动性思考

人类正在经历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成长痛，所有最坏的变化都在煽动穷人和.dtd 工人阶级的沮丧和愤怒。没有什么是负担得起的。我们的政府和私人实体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无效、疏忽和恶意的可怕混乱。在每一个方面，气候都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极端天气模式使得人们无处不在都感到不安全，这要归咎于工业文明的最坏部分，它正在把我们拖向悬崖的尽头。天真的公民正在拥护极权主义理念和政客，以假设把他们不喜欢的人“放回原处”，以确保他们的烂掉的感恩节晚餐和纯白雅利安家庭在麦田中嬉戏，或者不管他妈的什么是“白人”。

一切都他妈的糟糕。每个人都他妈的愚蠢、残忍、软弱和盲目。每个醒来的小时都是对活着的灵魂的纯粹折磨，我们让它在一生中变得如此糟糕。

那些设法存在的社区分享关于如何在这片地狱中生存的信息，做好准备，保持警惕。有些人正在质疑自己是谁，试图将那些内容凝聚成一个简洁的形式，以便在这些最后的日子找到自己的幸福。

在这一切的中心，跨性别人正在从各个角度受到攻击。在街头、立法机构、教堂和其他宗教社区、媒体、学校、有跨性别孩子的家庭等等。

在我们逐渐衰落的过程中，我们正在经历关于我们生活本质的真正形式的伟大内部启示。这意味着对自己性格内容的感受确定，这超越了殖民启蒙时代的现实概念，这些概念实际上并不能代表一个人自己的自我构成中发生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在找到爱（再次），我们正在戒酒，我们正在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免受那些憎恨我们的人的伤害，我们正在学习我们的历史和斗争。我们正在尝试从事我们的第二次生命。我们正在试图真实地存在——这一事实确实触发了顺性别社会，以至于他们表现出坦率的恶意和杀人狂怒。

我希望我能知道是什么使他们表现得如此奇怪或如此咄咄逼人。我希望我能用手术刀来处理这件事并将其全部禁用。但遗憾的是，我们只有明显的东西和一些学术的东西来帮助我们理解。

我们知道，性别变异的存在比文化性别区分的历史还要长；被外部实体赋予性别是较晚出现的，而拥有一个不受限制的表达形状和色彩的调色板来自由玩耍而不受负面影响则是更早的。我们知

道，世界上有许多文化拥有三个或更多的合法性别系统，例如印度的 Hijra。除了作为一个无知的偏执狂外，没有任何理由对这些感到惊慌，像一个幼儿一样哭泣和跺脚，抗拒生活现实的复杂性。事实上，这篇文章的核心是鼓励每个人，不仅仅是跨性别人，还包括那些了解和爱他们的人，以成熟的态度对待跨性别恐惧者，就像对待被二元性别的侮辱性简单模式宠坏的幼儿一样。这种悲伤和压迫性的生活过度简化需要被羞辱到不存在，这是完全可能的。

那些内心只有蠢货的人喜欢觉得自己拥有揭示跨性别个体真理结构的魔术钥匙：只要以混蛋的语气或自以为是的哲学家腔调说出荒谬的话，就可以召唤出一种蹩脚的“哈，当然，你是‘女人’，哈哈。” Matt Walsh，或者我们正确地称他为 MAP（“吸引未成年人的人”）Walsh 和他的“什么是女人？”闹剧给了那些憎恨或隐藏他们对跨性别人的恋物癖的人一个四字短语，他们可以从他们的屁股里拉出来，感到自鸣得意和“好奇”。

**“什么!？我只是在问一个问题!” 什么是女人? 任何肯定自己女性气质和女性身份的个人。“不，不，不够好。你必须 [本质主义的胡说八道] 才能成为一个女人。”**

好吧，我很抱歉（不），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只是在顺性别-异性恋核心家庭繁殖的意义上被构建出来的，而绝大多数人类都偏离了这一点。这不是在“谁是我?”的更广泛意义上如何工作的。存在主义不能仅仅通过纯粹的物质检查来确定。有生活存在的内容不能用语言表达，而是通过他们的真实气质来表达和生活。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对你来说太难以处理，你也许不应该活着，坦率地说。

跨性别存在被以三种方式相遇：(1) 敌意，(2) 恋物化，(3) 名义上的宽容。前两种似乎相当简单，而第三种可能会误导一些人进入一个安静的捕食者的公司。我不想让这表明每个被顺性别男人吸引的跨性别女孩都需要对他的意图感到偏执，但我确实想请求作为一个跨性别人对男人非常小心。同样，对于那些声称支持跨性别女性身份的顺性别女性来说，她们使用这种“支持”作为对某人生活的操纵杠杆。“我是唯一一个支持你的人，所以你最好学会处理我。”

我们不想要敌意，也不想要恋物化，也不想要仅仅的宽容。我们甚至不想要膨胀的自由派词汇“接受”。我们想要一个完全修订的人格概念，什么决定了谁是谁。我们想要“顺性别”和“跨性别”